荊川先生右編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十

后

荆川先生右編卷十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后

諫以翟女爲后　富辰

周襄王十七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杞繒由大姒齊許申呂由大姜

陳由大姬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鄢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姞鄶由叔妘聃由鄭姬息由陳嬀鄧由楚曼羅由季姬盧由荊嬀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勳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狄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狄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

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閒舊王以翟女間姜任非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

諫立趙皇后　　劉輔

漢成帝欲立趙倢伃為皇后先下詔封倢伃
父臨為列侯輔上書諫

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於天不媿於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

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枝擢尸祿不忠汚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

諫立后不決　　胡廣

漢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立諫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上書諫

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俔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政令猶汗往而不反詔文一下

形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愛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陳
聞
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立為皇后

露布上書言立亳氏為后　李雲

漢桓帝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女亳氏為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是時地數震裂衆災頻降雲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

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比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

尉大傅典兵之官舉厝至重不可不愼班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恃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戸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

諫立郭貴嬪爲后　棧潜

魏文帝黄初三年欲立郭貴嬪爲后中郎棧潜上䟽

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内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黄英娥降嬀並以賢明流芳上

世桀奔南巢禍階妹喜紂以炮烙怡悅妲己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陰教聿修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宋人釁夏云無以妾為夫人之禮齊桓誓命於葵丘亦曰無以妾為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綱張非度亂自上起也

請納王蘊女為后　桓沖

晉武帝寧康三年將納后詔于公卿時王蘊女容德淑令擬以應選中軍將軍桓沖等奏

臣聞天地之道並相須而化成帝后之德必相協而

政隆然後品物流行彝倫攸敘靈根長固本枝百世天人同致莫不由此是以塗山作儷而夏族以熙姙姒配周而姬祚以昌今長秋將建宜時簡擇伏聞試守晉陵太守王蘊女天性柔順四業允備且盛德之胄美善先積臣等參議可以配德乾元恭承宗廟徽音六宮母儀天下於是帝始納焉

諫立武氏為后　　來濟

唐高宗將以武氏為后中書令來濟諫

王者立后以承宗廟母天下宜擇禮義名家幽閑令淑者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故文王興姒關雎之

化蒙被百姓其福如彼成帝縱欲以婢爲后皇統中微其禍如此惟陛下詳察上元中帝多疾欲遜位武后中書令郝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謫見於天下降災諸人昔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柰何欲身傳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應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成國與人以喪厥家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言可從惟陛下不疑事遂沮

諫立武惠妃爲后䟽　潘好禮

唐玄宗欲立武惠妃爲后御史潘好禮上

禮父毋讎不共天春秋子不復讎不子也陛下欲以
武氏爲后何以見天下士妃再從叔三思也從父延
秀也皆干紀亂常天下共疾夫惡木垂陰志士不息
盜泉飛溢廉夫不飲匹夫匹婦尚相擇況天子乎願
愼選華族稱神祇之心春秋宋人夏父之會無以妾
爲夫人齊桓公誓葵丘曰無以妾爲妻此聖人明嫡
庶之分分定則窺競之心息矣今人間咸言右丞相
張說欲取立后功圖復相今太子非惠妃所生而妃
有子若一儷宸極則儲位將不安古人所以諫其漸

者有以也遂不果立妃

言廢后事　　范仲淹

宋仁宗明道二年廢皇后郭氏右司諫范仲淹進諫謫知睦州到任謝表上言廢后事

臣昨聞中宮搖動外議喧騰以禁庭德教之尊非小故可廢以宗廟祭祀之主非大過不移初聞入道之言則臣遽上封章祈寢誕告次聞降妃之說則臣相率伏閤冀回上心議方變更言亦翻覆臣非不知逆龍鱗者掇齏粉之禍忤天威者負雷霆之誅理或當言死無所避蓋以前古廢后之朝未嘗致福漢武帝以巫蠱事起遽廢陳氏宮中殺戮三百餘人後及巫

蠱之災延及儲貳至宣帝時有霍光妻者殺許后而立其女霍氏之釁遽為赤族又成帝廢許后咒詛之罪乃立飛鷰姊妹妬甚于前六宮嗣息盡為屠害至哀帝時理之卽皆自殺西漢之祚由此傾微魏文帝寵立郭妃譖殺甄后被髮塞口而葬終招反報之殃唐高宗以王皇后無子而廢武昭儀有子而立旣而摧毀宗室成竊號之妖是皆寵衰則易搖寵深則易立也臣慮及幾微詞乃切直乞存皇后位號安於別宮暫選有年德夫人數員朝夕勸導左右輔翼候其遷悔復於宮闈杜中外覬望之心全聖朝終始之德

論廢后逐諫臣

富弼

宋仁宗明道二年將作監丞富弼上

臣聞右司諫秘閣校理范仲淹以上章諫廢后事貶睦州通判仍差人押出門臣不勝驚駭伏恐陛下行於倉卒未熟思慮輒敢冒天威犯斧鉞一陳愚懇惟陛下裁察之皇后自居中宮不聞有過陛下忽然廢斥物議騰踴自太祖太宗眞宗撫國凡七十年未嘗有此陛下爲人子孫不能遵祖考之訓而遂有廢后之事治家而尚不以道柰天下何仲淹爲諫官所以極諫者乃其職也陛下何故罪之假使所諫不當猶

須含忍以招諫諍況仲淹所諫大愜億萬人之心陛下又縱私忿不顧公議取笑四方臣甚爲陛下不取也昔莊獻臨朝陛下受制事體大弱而莊獻不敢行武后故事者蓋賴一二忠臣救護使莊獻不敢縱其欲陛下可以保其位實忠臣之力也今陛下始獲暫安遂忘舊日忠臣羅織其罪而譴逐之陛下以萬乘之尊謂廢一婦人爲甚小事然所損之體則極大也夫廢后謂之家事而不聽外臣者此唐姦臣許敬宗李世勣諂佞之辭陛下何足取法陛下必欲廢后但可不納所諫何必加責以重已過今匹庶之家或出

妻亦須告父母父母許然後敢出之今陛下貴爲天子莊獻山陵始畢墳土未乾便以色慾之心廢黜后氏而不告宗廟是不敬父母也今陛下舉一事而獲二過於天下廢無罪之后一也逐忠臣二也此二者皆非太平之世所行臣實痛惜之莊獻太后臨朝劉從德死恩典大重諫官曹修古等四人連名上章極諫莊獻大怒陛下不得已遂貶此四人然心甚惜其去莊獻纔徃陛下立行召命優與恩獎復處憲省修古雖死重加贈典如此者蓋陛下憐其忠鯁不避大罰難爾今仲淹所諫又甚於脩古等所陳修古等追

事任天聖七年冬至

用而仲淹黜棄陛下何所見前後之異也況仲淹以
忠直不撓莊憲時論冬伏事大正君臣之分陛下以
此自擢用之既居諫列或聞累承宣諭使小大之事
必諫無得有隱是陛下欲聞過失雖古先聖哲之主
亦無以過此今仲淹聞過遂諫上副宣諭之意而反
及於禍是陛下誘而陷之不知自今以後何以使臣
雖日加宣諭諫臣以仲淹為戒必不信矣諫臣不諫
大非朝廷之福今百執事所為皆一司一局雖常才
者皆能幹是易為也如仲淹者乃為臣之難能者也
今幹一司一局者皆坐取遷陟立居顯要而仲淹不

惜性命爲陛下論事而遠徙外郡臣恐百辟以此皆
務爲易者而不爲難者也陛下一旦有難爲之事不
知何人爲陛下爲之居諫官者務要許直乃號稱職
依違者曠職今循默者已居顯要許直者尚居散地
苟如是不如廢諫官如不欲廢即循默者可黜訐直
可用請陛下急圖之今天下凶歉盜賊如麻國用空
虛人心惶擾姦雄覷此已有窺覦之心陛下當兢兢
惕惕宵衣旰食日與臣寮講論安天下之計猶恐不
及而乃自作弗靖廢嫡后逐諫臣使此醜聲聞於四
方知陛下不納諫臣朝政不舉則姦雄益喜以爲中

外皆亂事勢相符必有變事臣一念及此心寒骨顫此自然之兆固非臣之臆說也望陛下審思之明察之廢后已行雖未能悔過臣願陛下急且追還仲淹復其諫職減二過之一庶乎諫路不絕朝綱復振使姦雄不能窺陛下淺深此社稷之慶也

論爲潁王擇妃　　韓　維

宋英宗治平間右庶子韓維上

臣累日以來傳聞禁中況至諸臣之家爲潁王擇妃審如此者臣竊以爲非便臣聞夫婦者居室之大倫將以正家則承宗祀以繼萬世之嗣故禮之用惟婚

姻爲兢兢兢兢者謹之至也坊記曰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此言諸侯不得自于其國網取容色若捕魚然所以推遠女色爲民之紀法也伏以皇子穎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方嚮經學以觀成德今卜族授室其繫尤重臣愚以爲宜歷選勳望之家謹擇淑哲之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取華色而已近世簡棄禮教不以爲務婚娶之

上朝廷以達民庶蕩然無制故風俗流靡犯禮者

與士大夫未嘗不發憤歎息竊幸國家有以振之

今陛下始初清明爲元子求婦而事出苟簡殆非所

以矯世勵俗反之雅正且無以示顓王使知宅家之道在德而不在色也傳稱尤物足以移人詩詠淑女幾以配上此誠志士仁人見微知終遠覽幽眇之原爲世戒也陛下不可不加聖意焉

論選后四事　　范祖禹

宋哲宗元祐五年給事中范祖禹論立后上太皇太后疏

臣伏奉詔旨皇帝納后六禮令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給舍與禮部太常寺官同共詳議臣伏竊思此國家大事萬世之始福祚所繫風化所先自古聖王重之今陛下宜先知者有四不可不愼也臣謹稽之

上古參之後世爲陛下悉數而詳言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所謂族姓者臣聞古之帝王所與爲婚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王之後勳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國也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福祚盛大子孫蕃昌昔者黃帝娶于西陵之女是爲嫘祖爲黃帝正妃其子孫皆有天下五帝三王皆黃帝之後也高辛娶陳鋒氏之女是生帝堯虞舜娶帝堯之二女釐降於嬀汭遂有天下大禹娶於塗山是生夏啓天下歸之子孫享國四百七十餘年成湯娶於有莘氏子孫有天下六百餘年周之先祖后稷生

於姜源世有賢妃太王娶太姜是生王季王季娶太
任是生文王文王娶太姒其禮尤盛大雅歌之曰文
王初載天作之合言文王之初有識天已生賢女為
之配也又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
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自古昏禮未有如文王之盛
也太姜炎帝之後也太任太昊之後也太姒大禹之
後也太姒生十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為顯
諸侯周之子孫徧於天下太姒之德也詩人美文王
之聖本由太任其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
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又曰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之化自家及國以至天下也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人倫之始風化天下皆美太任太姒也武王亦娶于姜是生成王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其基本蓋由此也故族姓不可不貴所謂女德者臣聞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與亡繫焉三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亡也皆有孽女見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妺喜商之興也以有娀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姜源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紀詩書所載垂之後世以爲永鑒者也秦漢以後壼綱多不正無足取法惟後漢顯宗明德馬

后唐太宗文德長孫后憲宗懿安郭后皆有后德出於勳賢之家其餘敗亂足以為戒而已恭惟本朝太祖皇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歷世皆有聖后內德之助自三代以後未有如本朝家法也皇帝聖德明茂睿質純粹天監在下必生聖女以佑皇家惟陛下遠觀上古近鑒後世上思天地宗廟之奉下為萬世子孫之計選卜窈窕以母儀萬國表正六宮非有德孰可以當之然閨門之德不可著見必視其世族觀其祖考察其家風參以庶事亦可知也昔漢之初大臣議欲立高帝子齊王皆曰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

冠者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乃立代王是爲文帝文帝爲漢之賢主亦由其母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可不先所謂隆禮者臣聞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禮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教順成俗內外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又曰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孔子對魯哀公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旣至冕而親迎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

弗敬不王愛與敬其政之本歟哀公曰寡人願有言
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
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
何謂已重乎又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
嗣也君何謂已重焉蓋深非之也孔子遂言曰昔三
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
敢不敬歟禮又曰元冕齋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
稷主爲先祖後其可以不致敬乎又曰敬而親之先
王之所以得天下也今臣與衆官討論講議皆約先
王之禮參酌其宜不爲過隆願陛下勿以爲疑進言

者必曰天子至尊無敵於天下不當行夫婦之禮而荀卿有言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如此則是周公之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而荀卿之言可信也臣謹按禮冠昏唯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來唯以士禮推而上之為天子諸侯之禮蓋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於士則一也臣竊聞親王宗室之間娶妻殊無齊體之禮敬而親之之義天下豈有獨尊而無偶配者哉至於鄙慝之禮或雜戎狄之俗或習委巷之風下自士族上流宮禁有涉於此者願陛下一切屏絕之以正基本以先天下故禮不可不隆

所謂博議者臣聞古者天子聘后上公逆之諸侯主
之故春秋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夫國有大事大
臣不容不預聞也昔慈聖光獻之立也呂夷簡定其
議故其詔曰覽上宰之敷言其冊曰宗公鼎臣誦言
於朝先是茶商陳氏女亦預選擇王曾宋綬皆以為
言大臣繼有言者遂罷陳氏仁宗所以為聖者能從
衆也進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誤
人主者多由此言也天子以四海為家中外之事孰
非陛下家事大臣無不可預之事亦無不當預之人
且陛下用一執政進一近臣必欲協天下人望況立

皇后以母天下乎臣恐陛下一日降詔云立某氏為
皇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難乎論議矣今陛下之所
選擇莫若出其姓氏宣問大臣若聖志旣定而衆議
僉同則卜筮協從鬼神其依天人之意無不同矣故
議不可不博臣幸備勸講其職在以帝王之事裨益
聖德故敢獻其所聞臣之愚誠惟中宮正位之後四
海之內室家相慶則宗社之福也狂瞽之言惟陛下
留聽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論瑤華之獄不當付閹宦　陳次升

哲宗紹聖三年九月廢皇后孟氏居瑤華宮
次升上奏

臣伏覩詔書以皇后孟氏旁惑邪言陰挾媚道迫從
究驗證佐甚明而陛下斷以大義不牽私恩奉承兩
宮慈訓廢皇后孟氏爲華陽教主降詔以告中外命
下之日士庶惶惑謂后無可廢之罪而陛下廢之咸
相與爲之咨嗟彈指良可歎也蓋以所治之獄不經
有司雖聞追驗證佐而事跡秘密朝臣猶不與聞士
庶惶惑固無足怪臣竊謂后之廢立事體至重非若
臣下一言一告廢之逐之不見深情自古推鞫獄訟
皆付外廷未有宮禁自治高下付閹宦之手陛下但
見案牘之具耳安知情罪之虛實萬一寃濫爲天下

後世譏笑臣欲乞陛下親選侍從或臺諫官公正無所阿附之人專置制院推勘庶得實情如后之罪在所不容雖廢之人自無言今事不經有司獄成閹官此天下之人心不能無疑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

乞追停劉賢妃冊禮別選賢族　鄒浩

哲宗元符元年翰林學士鄒浩上

臣聞禮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然則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謹今陛下為天下

擇母而所立乃賢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
國家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蓋皇后郭氏與
美人尚氏爭寵致罪仁祖既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
所以示公也及至立后則不選於妃嬪必選於貴族
而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嫌也所以爲天下萬世法也
陛下以罪廢孟氏與廢郭氏實無以異然孟氏之罪
未嘗付外雜治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固不得
而知也果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亦不得而知
也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公固有
仁祖故事存焉若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不立妃

嬪以遠嫌亦有仁宗故事存焉二者必居一於此矣不可得而逃也況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賢妃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歎以廢后爲國家不幸又見宗景有立妾之請陛下怒其輕亂名分而重賜譴責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之所以期陛下者皆莫之信矣載在史冊傳示萬世不免上累聖德可不惜哉且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其葵丘之會載書猶且曰無以妾爲妻況陛下之聖高出三王之上其可忽此乎萬一自此以後士大夫有以

妄爲妻臣寮糾劾以聞陛下何以處之不治則傷化敗俗無以爲國治之則上行下效難以責人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名之不正遂至民無所錯手足其爲害可勝道哉尤不可不察也臣伏覩陛下天性仁孝追奉休烈惟恐一毫不當先帝之意然先帝在位動以二帝三王爲法斥兩漢而下不取今陛下乃引自漢以來有爲五霸之所不爲者以自比是豈先帝之意乎是豈繼志述事所當然者乎此尤公議之所未諭也臣觀

自麻內再三言之者不過稱賢妃有子及引永平祥符立后事以爲所咨之故實臣請論其所以然者若曰有子可以爲后則永平中貴人馬氏固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爲后者以冠德後宮故也祥符中德妃劉氏亦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爲后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況貴人之系實馬援之女德妃之時且無廢后之嫌其與賢妃事體迥然異矣若曰賢妃冠德後宮亦如貴人鍾英甲族亦如德妃則何不於孟氏罪廢之初用立慈聖光獻故事便立之乎必遷延四年以待今日果何意耶必欲以此示天下果信之耶兼臣聞

頃年冬享景靈宮賢妃實隨駕以往是日雷作其變甚異今又宣麻之後大雨繼日已而飛雹又自告天地宗廟社稷以來陰霪不止以動人心則上天之意益可見矣陛下事天甚謹畏天甚至尤宜思所以動天而致然者求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安可不留聖慮乎夫成湯聖君也仲虺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高宗賢君也傅說不告以拒諫而告以從諫則聖臣雖至愚不足以方古諫者常念唐太宗猶有恥君不及堯舜之臣況直可以為堯舜如陛下之聖而於身親見之乎是以不敢愛身冒犯天威

圖報陛下親自識拔天恩之萬一而區區血誠盡於此矣惟陛下俯從而改之不以爲吝則萬世之下所以誦陛下之聖者亦將在成湯高宗之上矣豈不美哉伏望聖慈深賜照納不以一改命爲甚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公議追停冊禮別選賢族如初詔施行庶幾上答天意下慰人心爲宗廟社稷無疆之計不勝幸甚

諫遜位武后 此疏重刻來濟公諫立后疏末 郝處俊

唐高宗上元中帝多疾欲遜位武后中書令郝處俊諫

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月陽

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謫見於天下降災譴人昔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柰何欲身傳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應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成國與人以喪厥家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言可從惟陛下不疑帝遂沮

請則天皇后復位皇太子疏　蘇安恒

唐中宗嗣聖十九年開武氏長安二年戊正月帝在東宮武邑人蘇安恒先已上疏請禪位東宮太后慰諭遣之至是復上疏

臣聞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不明者忠臣之過歟臣道不軌者烈士之過歟昔

者先王晏駕留其顧託將以萬務殷廣令陛下兼知政事雖唐堯虞舜居其位而共工伯鯀在其朝閒陛下骨血之恩阻陛下母子之愛愚臣謂聖情以運祚將衰極斯大節天下之人謂陛下微弱李氏貪天之功何以年在耄倦而不能復子明辟使忠言莫進姦佞成朋夷狄紛擾屠害黎庶陛下雖納隍興念亦何能救此生靈臣聞天下者神堯文皇之天下也昔有隋失馭小人道長羣雄駭鹿四海瞻烏皇唐親事戎旃鳳翔參野削平寓縣龍戰宸極歃血爲盟指河爲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

氏舊基故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陛下自坤生德乘乾作主豈不以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東宮昔在諒陰相王又非長子陛下恐宗祀中絶所以應其謳歌當今太子追回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臣聞京邑翼翼四方所觀陛下蔽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何能使天下移風易俗焉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爲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

則傾故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之謂也陛下不如高揖機務自恬聖躬命史臣以書之令樂府以歌之斯亦太平之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故曰苟利國家雖死可矣願陛下暫輟萬務詳臣愚見陛下若以臣爲忠則從諫如流擇是而用若以臣爲不忠則斬取臣頭以令天下書奏太后亦不之罪

諫皇后韋氏預政　桓彥範

中宗復位以桓彥範爲侍中時韋后復預政彥範上書

詩以關雎爲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治亂之端也故

舜之興以皇英而周之興以任姒桀奔南巢禍階妹喜魯桓滅國惑始齊姜伏見陛下臨朝視政皇后必施帷殿上預聞政事臣愚謂古王者謀及婦人皆破國亡身傾輈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故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預外政也伏願上以社稷為重令皇后無居正殿於外朝深居宮掖修陰教以輔佐天子

上慈聖皇后乞益加慈愛疏　司馬光

宋仁宗嘉祐八年冬十一月光上奏皇太后

臣聞聖人之德使四海之外編戶之民皆輻輳而歸之如孝子之奉父母其故何哉推仁愛惻怛之誠以加之也故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四海之遠也編戶之微也誠之至也猶可以爲之父母況閨門之內血氣之親乎昔漢明帝馬皇后無子明帝使養賈貴人之子炟以爲太子且謂之曰人不必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及明帝殂太子即位是爲明帝章帝亦孝性純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前史載之以爲美談臣恭惟仁宗皇帝憂繼嗣之不立念宗廟之至重

以皇帝仁孝聰明選擢於宗室之中使承大統不幸踐祚數日遽嬰疾疹雖殿下撫視之慈無所不至然醫工不精藥石未效竊聞邇日疾勢稍增舉措言語不能自擇左右之人一一上聞致殿下以此之故不能堪忍兩宮之間微相責望羣心憂駭不寒而慄方今仁宗皇帝新棄四海皇帝久疾未平天下之勢危於累卵惟恃兩宮和睦以自安如天覆而地載也豈可效常人之家爭語言細故使有絲毫之隙以爲宗廟社稷之憂哉臣是用日夜焦心隕涕側足累息寧前死而盡言不敢幸生而塞嘿也伏以皇帝內則仁

宗同堂兄之子外則殿下之外甥婿自童幼之歲殿下鞠育於宮中天下至親何以過此又仁宗立以爲皇子殿下豈可不以仁宗之故特加愛念包容其過失耶況皇帝在藩邸之時以至踐祚之初孝謹温仁動由禮法此殿下所親見而明知也苟非疾疹亂其本性安得有此過失哉夫心者神明之主也若其有疾則精爽迷亂冥然無知言語動作不自省記不識親踈不擇貴賤此乃有疾者之常不足怪也殿下聰明睿智天下之理無所不通豈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也今陛下雖日夕憂勞徒自困苦終何所益

以臣愚見莫若精擇醫工一二人以治皇帝之疾旬
月之間察其進退有效則加之重賞無效則威之嚴
刑未愈之間但宜深戒右左謹於侍衛其舉措語言
有不合常度者皆不得以聞庶幾不增殿下之憂憤
殿下惟寬釋聖慮和神養氣以安靖國家綱紀海內
俟天地垂佑聖躬痊復然後舉治平之業而授之不
亦美乎古之慈母有不孝之子猶能以至誠惻隱撫
存愛養使之內愧知非革心為善況皇帝至孝之性
稟之於天一旦疾愈清明復初其所以報答盛德豈
云細哉臣之愚慮若言盡此而已乞殿下更賜裁擇

乞母子之間恩信相接　司馬光

宋英宗治平元年光上疏慈聖皇太后

臣竊見去歲仁宗皇帝捐棄萬方皇帝嗣統之初憂哀成疾殿下念社稷之重同聽庶政以安羣情今聖體復初四方無事殿下推而不居自取安逸動靜之節無不合宜率土臣民孰不稱頌臣不自量度欲成殿下之全美猶以螢燭之微明仰裨日月之盛光伏惟殿下稍寬其罪而終聽其辭臣竊以治家之道貴賤雖殊人情一也嘗觀天下士民之家其長幼羣居長者或恩意不備衣食不豐幼者或容貌不恭語言

不遜若幼者孝恭而不怨長者慈惠而不責則上下雍睦家道以興若幼者以爲怨長者以爲責則上下乖離家道以衰其始相失也甚微而終爲禍也甚大又加以讒人間之於是乎父子相疑兄弟相疾亂虐並興無所不至者矣凡閨門之内子婦有以孝恭之心至者則尊親當歡然以慈愛之心接之若其有過則當以忠厚之心教之教之備矣而有不聽則雖責之可也罪之可也及其既改則又當復以歡心接之不可以一忤顏色而終身惡之遂不可解謝也故骨肉之間有威怒而無憎疾有詰責而無猜忌此自古

聖人所以御其親之道也臣竊惟皇帝皇后於殿下兼內外之親幼蒙保育今日爲萬民父母享天下富貴孰云非殿下之力臣謂殿下固宜撫存愛念情同所生周旋保護以終大惠不可偶以纖介之失遂蓄久長之怒棄生成之厚恩取疎絕之深愆愚智所同知也皇帝去歲得疾之時禮貌言辭誠有可疑得罪於殿下者臣固以嘗言於殿下云不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也凡醉而有過醒猶可赦況有疾之人不自省知本非意之所欲爲豈可追數以爲罪咎耶皇后自童孺之歲朝暮遊戲於殿下之懷分甘哺果

心支戾其
母乃光

撫循愛育有恩無威今既正位中宮得復奉膳盥帨以事殿下其意特昔日之愛不自疎外猶以童孺之心望於殿下故或有所求須不時滿意則慍懟怨望不能如家人婦姑之禮殿下雖怒之責之固其宜也誰曰不可但事過之後殿下若遂棄之不復收恤憎疾如仇讎則臣以為過矣臣在闕門之外無由知禁廷之事竊聞道路之言未詳虛實皆言近日皇帝與皇后奉事殿下恭勤之禮甚加於往時而殿下遇之太嚴接之太簡或時進見殿下雖賜之坐如待疎客語言相接不過數句須臾之間已復遣去如此母

子之恩如何得逹婦姑之禮如何得施所以使之疑惑恐懼不敢自親者蓋以此也臣竊惟陛下母儀天下踰三十年柔明之譽洽于中外皇帝龍潛藩邸進德修業仁聖之望光于遠邇先帝以至公大義選賢建嗣海内之人皆謂繼統之日慈孝之風必自家刑國誠不意閭巷之民忽有今兹異論推其本原蓋由皇帝遇疾之時宮省之内必有讒邪之人造飾語言互相間諜一則欲詐效小忠以結殿下之知倖求祿位二則自知過失素多畏嗣君之嚴有所不容三則欲竊弄權柄惡長君聰明使已不得自恣是以月夜

闕覘拾綴絲毫之失無不納於殿下之耳殿下雖至聰哲不能無疑雖至仁慈不能無怒皇帝以剛健之性屈於衆口無以自伸能不憤悒遂使兩宮之間介然相失久而不解流聞於外致朝野之士有收竊議其是非者深可惜也今天誘其衷殿下濬發慈旨卓然遠覽舉天下之政歸之皇帝此乃宗廟之靈生民之福然臣竊料讒邪之人心如沸湯愈不自安力謀離間彼皆自營一身之私非爲國與殿下之計也臣願殿下深察其情勿復聽納斥遠其人勿置左右召諭皇帝以嚮來紛紛皆此屬所爲自今以後母子之

間當坦然無疑皇帝必涕泣拜伏感激稱謝然後兩宮之歡一皆如舊凡皇帝皇后進見之際殿下宜賜以溫顏留之從容來往無時勿加限絕或置酒語笑與之欣欣相待一如家人之禮如此則殿下坐享孝養何樂如之心平氣和眉壽無疆國家乂安內外無患名譽光美垂於無窮與夫信任讒慝猜防百端終日戚戚憂憤生疾國家不寧禍亂橫生譏謗之言流於後世二者得失相去遠矣且殿下既能以祖宗之業付皇帝又能以大政授之而獨於恩禮之際終不能豁然回心息怒其故何哉方今宮闈之中殿下骨

肉至親止於皇帝皇后長公主數人而已其餘皆行路之人於殿下何有若親者尚不能結以恩信猶而遠之則疎者獨肯受殿下顧遇盡其死力始終無二乎夫貴莫貴於爲天子之母富莫富於受四海之養今殿下有此富貴而不能自樂親其所可疎疎其所可親使受恩之子徬徨而不自安蹴踖而不敢進雖內懷反哺之心而無以施展臣竊爲殿下惜之臣父子皆蒙先帝大恩擢於常調之中置之侍從之列心非木石豈能暫忘今先帝晏駕之後臣惟不避死亡以進忠直之言庶幾殿下母子和悅國家安寧是

臣所以爲報效也不勝區區激切之誠展布以聞惟
留神幸察

上慈聖皇后乞歸符寶　　　　　　　呂　誨

宋英宗治平元年上

臣伏覩殿下近降手書以皇帝既安堅罷同政聖子
恭孝遂成母志雖前世有還明辟之事亦未聞期月
而成翊輔之功遐形謙讓之旨休聲茂實當垂光於
萬世矣然聞外議以符寶未歸於上前臣有以知非
殿下之意焉何則國政猶不欲其久而復恭留符寶
哉蓋一所可行遣之際稍有稽緩涉此議論甚非有

益於聖躬亦恐前旨或未孚於中外則有累全德始終之際不可不謹爾臣所以歷懇而言萬死無避惟祈鑒照天下幸甚

論太后受冊文德殿

曾肇

宋哲宗時上

臣伏聞已降勅命將來太皇太后受冊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臣伏考故事皇帝於太安殿發冊今大慶殿皇太后於文德殿受冊今來詔旨遵用舊典臣子之誼復何所言然臣伏見太皇太后自聽政以來止於延和殿垂簾視事受契丹人使朝見亦止御崇政

殿未嘗出踐外朝豈非以聽決萬幾出於權宜垂簾視事蓋非得已而外朝者天子之正宁太皇太后崇執謙德不欲臨御以為天下後世法耶推此言之受冊外朝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以故事當然耳竊詳故事天聖二年兩制定皇太后受冊於崇政殿仁宗出自聖意特詔有司改文德殿此蓋人主一時之制非臣下之所得議也今皇帝述仁宗故事以極崇奉之禮孝敬之誠可謂至矣臣竊謂太皇太后儻於此時特下明詔發揚皇帝孝敬之誠而固執謙德屈從天聖二年兩制之議止於崇政殿受冊則皇帝之孝

愈顯太皇太后之德愈尊天地神靈孰不歡喜華夏
蠻貊孰不推仰兩誼俱得顧不美歟伏惟太皇太后
聰明睿聖慈仁恭儉功德之被天下堯舜禹湯不能
遠過非獨秦漢以來母后之所不及則雖日御外朝
未足爲過而臣乃於一受冊之際猶以爲言者誠見
太皇太后執心謙冲至公至正動容周旋必務中禮
非如漢唐母后私於其身必不以受冊外朝爲已之
欲臣愚故因此增廣盛德使天下曉然知聖心所在
垂之萬世以爲典則而後之言禮者必曰母后不踐
外朝自太皇太后始豈非希世之高行哉臣伏見昨

者太皇太后志在愛人毅然獨斷令即英宗神御殿後建祖宗神御殿詔旨深切聞者感動至於垂涕此自古明智之君未必能爲而太皇太后行之無毫髮吝則知今日退就便殿受册必非所難此臣所以敢言而不疑也夫一日出踐外朝事至微也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不得不極言之章獻太后非獨受册文德殿而已元日御會慶殿受朝賀南郊禮成御會慶殿受賀長寧節御會慶殿百官上壽其後又入太廟行恭謝之禮此皆天聖明道故事竊恐有司以次行之不足以仰稱太皇太后爲宗廟社稷權宜聽政之

心克己復禮謙恭抑損之盛德臣之私憂過計實在
於此也太皇太后博覽古今詩書以來母后得失蓋
無不知則於此舉必能自擇豈待臣言而後思然臣
待罪侍從以論思為職尚有所見不敢默默

上宣仁皇后乞養帝德　　范祖禹

宋哲宗元祐二年著作郎兼侍講范祖禹上
宣仁皇后

臣伏以祥禫將終即吉方始服御器用內外一新奢
儉之端皆由此始臣愚以為珠璣金玉之飾錦繡纂
組之工凡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於舊增多於
前也皇帝方嚮儒術親學問春秋日長聖性未定觀

儉則儉覩奢則奢陛下所以訓導聖德者宜勤皆有法不可不慎也古之聖帝明王莫不以儉為美德侈為大惡帝堯所居之室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舜稱禹曰克勤於邦克儉於家孔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伊尹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言儉之可以長久也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周公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凡此皆陛下所宜日以啓迪皇帝之志者也東漢明德馬皇后常服大練左右但衣布帛無香薰之飾欲以率下前史以為美談臣竊惟陛下聖政度越前古[illegible]不

使明德馬后專美漢朝若崇儉敦朴飭正後宮以輔養皇帝之德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音非禮不言非禮不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古語有之曰貴不與驕期而驕自生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夫少習儉約長猶侈靡少習侈靡長將若何今天下之大生民之衆繫在陛下陛下儉於上則百姓富於下陛下奢於上則百姓貧於下比年以來天災流行年穀不熟國用虛乏百姓困敝幸賴陛下勤恤民隱存養休息視之如子

有所不便輒弛禁以利民民方有樂生之意小康之望當今之務宜痛爲節約昭示儉朴以率天下自古爲國未有不先儉而能致四海富實者也漢文帝身衣弋綈愼夫人衣不曳地帷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景帝遵業務農訓儉以雕文刻縷傷農事錦繡纂組害女工下詔戒之故太倉之粟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稱賢君必曰文景以比周之成康及其衰微民心思漢而不能忘以文景恭儉德澤及民者深也臣願陛下上觀帝堯舜禹文王之法考伊尹周公孔子之言下視文景

之效則皇帝少而習之長而安之唯知儉約不知侈
靡他日海內富庶自今日儉德爲之始生民之類受
陛下之賜豈有窮極哉臣竊聞奉宸庫已取珠子至
六十斤戶部巳用金至三千六百兩不爲不多矣臣
所以先事而言者恐增加無巳滋長侈心也唐太宗
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人何也
遂良對曰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巳必金爲
之金器不巳必玉爲之古之爭臣必諫其漸若事巳
橫流則無所諫矣是以紂爲象箸箕子歎曰爲象箸
必爲玉杯復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

論切至好色之害

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古之人見微而防患如此唐明皇開元之初悉取珠玉錦繡服玩之物焚之於庭以示儉德及其末年猶以窮極奢侈天下敗亂今臣區區之愚竊以皇帝即吉之始若一開後靡之端恐後日奢費之無已也故願豫爲之防止於未然臣愚不識忌諱唯陛下裁赦

上宣仁皇后乞保護聖體　范祖禹

臣伏見陛下臨御天下於今五年昧爽聽朝親斷萬事所以勞心竭力者凡皆爲祖宗社稷億兆人民將以太平天下付之皇帝也臣愚竊謂陛下憂勤天下

之事必先憂天下之本愛養四方之民必先愛一人
之身夫一人之身天下之本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
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天下安危繫於人君之
一身身安則天下安天下治亂出於人君之一心心
正則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正
心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久遠之計慮也陛下内保佑
聖躬調護起居外成就睿德勉進學問前此未聞嘗
有纖毫之失今之所聞則異於前外議籍籍皆謂皇
帝已近女色後宮將有就館者有識聞之無不寒心
皇帝今年十四其實猶十三歲耳千金之家有十三

歲之子猶不肯使近女色而況於萬乘之主乎陛下
愛子孫而不留意於此非愛子孫之道也譬如美木
方長正當封植培壅以待其蔽日凌雲若戕伐其根
豈不害哉臣嘗見司馬光言章獻明肅太后保護仁
宗皇帝最爲有法自卽位以後未納皇后以前仁宗
居處不離章獻卧内所以聖體充實在位歷年長久
章獻於仁宗此功最大臣考之國史仁宗在乳褓章
獻使章惠太后護視章獻臨朝仁宗起居飲食章惠
必與之俱所以保佑扶持恩意勤備然則章惠保護
仁宗乃章獻太后之意今陛下臨朝日有萬幾至於

左右護視皇帝臣不知有如章惠者乎若未能如章惠則陛下豈得不留聖意也陛下以朝事責宰相以邊事責將帥人君闕失羣臣邪正責諫官御史皇帝學問責講讀若朝事不治宰相之罪也邊鄙不寧將帥之罪也人君闕失不知羣臣邪正不分諫官御史之罪也皇帝學問不進臣等之罪也至於皇帝早夜起居之節嗜欲之際此最切身之事豈可無任其責者乎陛下博覽史冊洞知古今古之帝王何嘗不以女色損壽考之福惟傷於太早敗於無節耳思之至此可爲切骨之戒臣所以不避誅戮爲陛下言之伏

望陛下與皇太后太妃詳論此事有損聖德不益聖
體宜戒敕保傅令以章后為法此聖心已有所知雖
不能防於未形猶可以止其將然俟中宮既建然後
漸廣繼嗣之路則陛下亦可以不勞聖慮矣今若不
知止節女色爭進數年之後敗德亂政無所不有陛
下雖欲悔之豈可及乎臣竊觀皇帝天質純粹有上
聖之資年益長則宜德益進方當嚮學以養聖功天
下引領以望光輝之新傾耳以聽名譽之隆聰明之
開發睿智之深遠皆繫於十五六之時不可失也陛
下必欲皇帝尊體康健德性成就以為宗社無疆之

福莫切於今日矣不宜先以好色聞於天下失衆庶之望臣所以眷眷而不能已也惟陛下深思遠慮察臣狂瞽之言

諫膠東王太后書　　張敞

漢宣帝時膠東王太后數出遊獵敞爲膠東相奏書諫

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絶嗜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又近一爵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内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

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
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
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
稱誦臣敞幸甚

諫專寵書　漢成帝　譙玄

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胤嗣故易
有幹蠱之義詩詠衆多之福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
屬望而不惟社稷之計專念微臣之事愛幸用於所
惑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宮皇子産而不育臣聞之
怛然痛心傷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修則

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既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此爲胡狄起於轂下而賊亂發於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

論娶九女　杜欽

漢哀帝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請欽爲大將軍武庫令自上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

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擧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内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

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爲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來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問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音技能爲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弁之作可爲寒心

唯將軍常以為憂

論收城詔取散失內人等狀　　陸　贄

唐德亮與元中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內人等贄上奏

右德亮承旨并錄先所散失內人名字令臣撰詔書以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仍量與資裝速送赴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荐鍾陛下思咎懼災裕人罪己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岸收板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兆

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嘗有擲棄宮闕失守宗祧纔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寰瀛百役疲瘵之甿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肩想聞德音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烈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為戒以居上為危以務理為憂以復言為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將何有夫以內人為號蓋是中壼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

如此等輩固繫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翦除元惡
曾未浹辰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厲君德首訪
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閱視衆口流傳恐非
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
重輕重者宜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尅
殷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蓋美其
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
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
先往迎復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
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輯黎烝優問耆耋安定

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堙褒奬忠直官失職之士復
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
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
宜後而先則爲君之道喪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差
古之興王必愼於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愼乎
且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旣當離亂之際必爲將卒所
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
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閱搜
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羣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
疑若又懼之於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

者豈必忘其情愛耶蓋知爲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爲天下必多美人何必獨在於此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切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切於思安深於求理國之固也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怠驕則縱肆其奢欲怠則厭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也不亦宜乎昔衛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迎於門者頷之而已言其驕怠之

易生也齊桓將圖霸功管仲戒之以無忘在莒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企思危固國如不及懲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莒為書紳之規以衰衞為覆車之鑒則德為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賤禍機其利害亦去遠矣所令撰賜渾瑊詔未敢承旨伏惟聖裁謹奏

論美人張氏宜裁損恩寵　歐陽修

宋仁宗慶曆二年知諫院歐陽修上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匹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冰取水染練供

應頗甚艱辛臣伏思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似此
勞人枉費之事必不肯為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樂
練未絕臣又見近日內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
臣忝為諫官每聞小有汙損聖德之事須合力言難
避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謹儉柔順
不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
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遠引古事只以今宮禁近事言
之陛下近年所寵楊氏尚氏余氏苗氏之類當其被
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況
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修娥退為美人中外皆聞以

謂與楊尚等不同故能保保寵最久今一旦宮中取索
頓多恩澤日廣漸爲奢侈之事以是招外人之言臣
不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若欲
保全則須當常令謙儉不至驕溢臣料八千匹綾羅
必非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衆人而已乃是枉
費財物盡與衆人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以此而言
廣散何益昨正月一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又封
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拜又聞別有內降應是疎遠
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可矣然名分亦不可
太過其他疎遠皆可減罷臣謂張氏未入宮之前跡

遠親戚名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爲閑人自招謗議以累聖德若陛下只爲張氏討亦宜如此況此事不獨爲張氏大凡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度奢侈皆是汚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微杜漸早爲裁損

論臨幸溫成祠廟　歐陽脩

仁宗至和二年上初貴妃張氏卒追冊爲溫成皇后至是欲幸祠廟修奏

臣伏見今月八日聖旨躰決禁囚特行減降及軍士各有特支陛下聖慈本以興國寺奉安眞宗皇帝御容有此恩旨而中外之議紛然不一皆爲正月八日

溫成張妃諡也

是溫成皇后周年故有此特支蹤決又見聖駕朝謁萬壽宮又云溫成畫像在彼所以聖駕親臨自去年追冊溫成皇后之後朝廷每於典禮過極優崇遂致議者動皆疑惑今又聞來日聖駕幸奉先寺酌獻宣祖皇帝外議喧然又云溫成皇后祠廟在彼伏惟陛下聖德仁孝本爲祖宗神御以時酌獻不可使中外議者謂陛下追念後宮寵愛託名以謁祖宗虧損聖德其事不細臣欲乞明日幸奉先寺酌獻畢更不臨幸溫成祠廟以解中外之疑以止議者之說臣職忝侍從無所裨補聞外人議論不敢不言不唯臣有愛

君之心合具陳述陛下舉動爲萬世法亦不可不謹

論后妃封贈劄子　　司馬光

仁宗嘉祐七年光上

臣伏聞學士院新定後宮封贈父母制度皇后與妃皆贈三代臣竊以爲不可夫禮之所謹在於尊卑之分別嫌明微故國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蓋以大夫貴近於君故推而遠之以防僭偪之端士賤遠於君雖與之同物無所嫌也況后妃之際實治亂之本聖人於此尤兢兢焉皇后敵體至尊母儀四海六宮之內無與等夷妃品秩雖貴而皇后猶爲女君今封

贈之典等而為一臣實懼焉雖陛下聖明宮闈之政貴賤有倫必無僭偪之憂然非所以別嫌疑防萌兆垂法度示子孫也昔漢文帝幸郎省愼夫人與皇后同坐中郎將袁盎引却愼夫人席曰且陛下既已立后愼夫人乃妾妾主豈可同席坐哉文帝善其言彼少頃同席盎猶以為不可而犯顏力爭况著之典策以為百世之法乎臣謹按天聖中遇南郊大禮皇太后追贈三代太妃止贈二代然則妃贈三代乃近歲之失不可以不正也議者或謂外廷之臣凡入兩府者皆贈三代如正一品禮不可以後之臣竊以為不

然聖王制禮內外異宜不可均一自宰相樞密副使名秩雖殊而比肩爲臣共同職業俱贈三代不足爲嫌皇后與妃位次相亞而有妾主之分以此尤宜分別名器使之著明以防後世之有僭差不可鹵莽滅裂苟然而已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聖旨改定新制自今後惟皇后得贈三代自妃以下皆不過二代若以外廷之臣封贈太優則乞自今以後惟宰相樞副使得贈三代自參知政事以下止於二代庶幾得禮之宜

論諸宮女御不宜遷擢　范師道

仁宗時後宮周氏董氏生公主諸閤女御多
遷擢知諫院范師道上疏

臣聞理以制情義以奪愛常人之所難惟聰明睿智之主然後能之近以宮人數多而出之此盛德事也然而事有係風化治亂之大而未經留意者臣敢為陛下言之竊聞諸閤女御以周董育公主御寶白並為才人不自中書出誥而掖庭覬覦遷拜者甚多周董之遷可矣女御何名而遷乎才人品秩既高古有定員唐制止七人而已祖宗朝宮闈給侍不過二三百人居五品之列者無幾若使諸閤皆遷則不復更有員數矣外人不能詳知正謂陛下於寵幸太過恩

澤不節耳夫婦人女子與小人之性同寵幸太過則慢瀆之心生恩澤不節則無厭之怨起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且用度太煩需索太廣一才人之奉月直中戶百家之賦歲時賜與不在焉況誥命之出不自有司豈盛時之事耶恐斜封墨敕復見於今日矣

論內車子爭道亂行　蘇軾

哲宗元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南郊鹵簿使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奏

臣謹按漢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楊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畧曰

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虙妃言婦女不當與齋祀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准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齋宫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内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況當祀事未畢而中宫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悦服今車駕方宿齋太廟而内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于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干幹當人施行